

群魔亂舞

台灣當代素描展

文 | 姚瑞中 圖 | 誠品畫廊提供

面對這個歌舞昇平、物質充沛的消費年代，現代人空虛的心靈除了物質上的填補之外，到底何處才是靈魂的歸處？那裡才是心靈的原鄉？當外在一切幻象都消失殆盡，當所有物質都歸於塵埃，也許我們才能覺悟，才能不假外求而反求諸己，正視自己的「心念」；一念一切真，真實與虛幻不都源自於本心的執著，而所有「外魔」又都來自於自身的「心魔」，無論是妖魔鬼怪或神仙聖人皆來自於自身意識的投射，若心無雜念、心如止水，則一切魔障自會消失殆盡，一切因果業報皆止於一潭如明鏡般的清水。

本展針對台灣近年來肉慾橫流的社會現象，透過素描這種直接且沒有過多修飾的原始工具，意圖反思社會上肉體感官氾濫的現象，畫面中除了挪用一些民間信仰及宗教形式之外，也透過藝術家自我剖析的眼睛，將隱含於人類亮麗外表下的赤裸慾望描寫出來，流露出特有的台灣張狂美學經驗。在此，素描作為一種直探內心世界的媒材，顯現出的不是各種怪力亂神現象，而是透過這類手工性的塗繪手法，直探被流放的心靈原鄉。

肉身狂歡

侯俊明歷年來的作品都有殘暴的死亡夢魘，他稱之為「怨魂」的陰影，如夢魘般在他生命中揮之不去，早期的紙上作品以圖文並置的形式，挪用中國傳統民俗版畫的體裁風格，自創一套詭異張狂的「獸體」，配以曖昧的文字，構成「圖解春宮」的奇特形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從早期的紙上作品到近年來的裝置作品，幾乎都可以發覺與「性器官」有直接關聯，雖然挪用的是傳統木刻版畫的手法，但卻一律碰觸「性」的議題，碩大的陽具、掰開的陰核，赤裸裸地將人性中敗德的一面暴露出來，配合道貌岸然的腥羶文句，將潛藏於人性中的獸性，以莊嚴的古文聖典型式來歌頌；或者我們可以說，「性」只不過是他藉以「敗德」的手段，而「敗德」是為了要彰顯「廟」存在的必要，唯有如此，面對人性的黑暗面，我們才能免於腐化、免於迷失，而蓋一座「廟」，則是他的終極目標。然而他所要蓋的廟並不是為了歌頌地獄的掙紮，而是透過這座廟來贖罪，並藉由此種妖魔獸性的顯現，來突顯人性肉慾之罪，供奉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祇，而是來自於內心慾望深處的魔障；然而這些光怪陸離的圖像，其實都是「心魔」所製造出來的產物；地獄也許無所不在，但真正的地獄並非來自外在的環境，而是來自每人內心的慾望。

洪易（洪鴻溢）則以台灣民間的豔俗風格作為創作來源，畫面中誇張的人物造型，都是在他經營的PUB中觀察



侯俊明《依中華民國憲法解決》，壓克力、紙，171.5x154.5cm，2001。

三教九流所得來的靈感，再結合一些民俗畫工的裝飾風格，使得作品流露出一種獨特的草莽味道，而這樣的風格來自於他成長的環境，尤其是民間信仰及廟宇的影響，除了參考民間美學的創作形式之外（如傳統戲劇景片、廟內的壁畫風格），他更進一步地將其誇張化、繁瑣化甚至矯揉化，而這一切都指向這塊被神明所保佑的歡樂大地。同樣挪用「宗教」與「性慾」這兩個概念，作為精神與肉體間對立衝突的議題，與侯俊明的創作策略類似，不過洪易並不想藉此來敗德，他更有興趣的是傳統民間文化中對生命的積極態度，而非侯俊明所指涉對慾望之救贖；此外，洪易也認為沒有必要去在乎別人所賦予的價值判斷，例如隱含於俗豔矯飾風格內不登大雅之堂的品味取向，他認為唯有透過深植於民間草根的美學品味，構築一個屬於這塊土地上的美感經驗，才能實現一處有根的魂繫夢境，就算品味粉「ㄨㄨㄨ」，也比外來進口的舶來品來得更加真誠實在。

在各廟會前跑江湖的郎中及廟會陣頭前的乩童，則成為李俊陽創作的靈感。在2000年的《七彩迷魂橋——兒時粉紅帳》一作中，他自製了一台金色三輪車，四周懸掛著自刻的布袋戲玩偶頭像，每個頭像上再以黑墨白描法將它們的情緒與個性表現出來，下方垂吊著半透明的白色絲帳隱約透出昏黃燈光，車子的頭燈以粉紅蚊帳模擬光線，向展出門口射出一道粉紅色光芒，裡面再放置一個古董檯嫁妝，猶如孤魂野鬼駕著花轎去迎娶新娘，一陣淒美哀怨的故事，就在他巧妙運用台灣民間傳說的材料中展露無遺；在開幕當天，他並半裸地身著一件自製的白色道袍，手拿權杖在這件作品周圍「起乩」，沒有任何配樂，在一聲狂吼當中，以一種類似瑜珈的動作，緩慢地隨著自己的呼吸聲展開一場「招魂術」。除了裝置及行為作品之外，他也默默地書寫大量紙上作品，畫面中不時流露出對生命旅程的各

種想像：曾經畫過電影看板、做過布袋戲雕刻師父的李俊陽，生命歷程對他而言就如同一場沒有結局的戲，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」透過隨手可得的簡易素材，他喚醒了那潛藏在內心深處某種莫名的無奈、一段段凄美孤絕的人生情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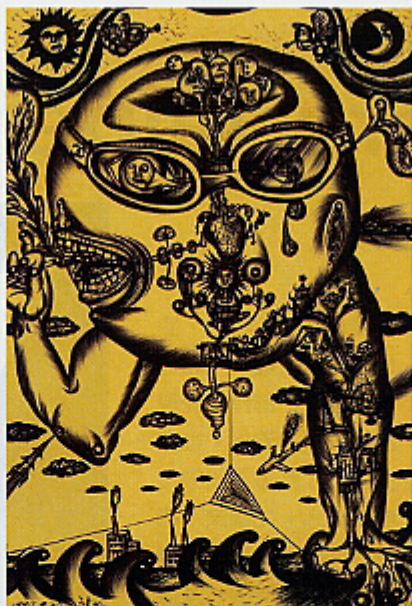
靈魂渴望與靈魂為伴

石頭（呂本說）近年來以錄影裝置作品崛起於台灣當代藝壇，然而他的平面作品，則以另一種方式探討內在自我的靈魂原型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不論其錄影裝置作品或平面作品，都呈現出「自我分裂」、「同一化」的基因複製概念，作畫的過程或呈現出的樣態，都暗示一種不停擴張與分裂的傾向，整組作品蔓延出一處猶如繁花盛開的性靈花園。在數位化席捲一切的時代之下，人似乎已不可避免地被「碎形化」、「符碼化」，以利重組成各種可能面目，這些如隱語般的自我剖析圖鑑，不但反映著一個個陌生的自我，也呈現出自我分裂的衆多面容；對他而言，作為原初的主體已經消亡，所有被主體生產出來的子件，已在不知不覺中取代了主體的地位，然後再生產出另一批子件的子件，它們以為它們是原初的主體，然而它們只不過是在層層複製的過程中，逐漸失真的一個替代物。原件已經消亡，所有的自我分裂、自我複製，都只會遠離那個永遠也不可能真實的「真實」，而在這不斷地自體繁衍與吞食之下，也許唯有不斷地摧毀另一個自我，才能找出生存的意義並重組真實面容。

與石頭蔓延擴張的人性原型圖鑑相反，在趙瑤嘉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到綿密而繁瑣的線條將畫面緊張地填滿，猶如層層皮膜般將靈魂包圍其中，展現出一種內縮的張力，若



趙瑤嘉《悠閒下午茶》，水彩、簽字筆、紙，13.5x21cm，2002。



左：洪易《有怪獸》，原子筆、西卡紙，21x16cm，1997。

右：姚瑞中《威而剛》，設色紙本、金箔，133x102cm，2001。



隱若現的獸身人面扭曲糾結，而成為一處人獸同體的暗黑境域。人與野獸的關係是很微妙的，牠們從遠古以來就是人類崇拜的生物，有著人類所沒有的力量，比如：飛天、下海……等能力，人類因為羨慕其特殊能力，而將牠們當做族群的象徵圖騰；弔詭的是，人類努力想把自己提升到神性層次而排斥獸性，另一方面又羨慕其飛天下海的力量，並希望藉此力量來保護自己乃至於整個部族的平安，但是在神話裡具備造物性格且被神化的祖先，竟然多為半人半獸的妖怪（如：盤古）含有濃厚的「獸性」成分。因此，這些「半人半獸」的圖鑑與其說是運用潛意識中對地獄的想像，再現一處野蠻新樂園、一個非人的超現實世界，倒不如視之為藝術家藉由這些半人半獸的軀殼，來審視人類的野蠻獸性，並透過此類獸性的顯現，來達到神性的超脫。

從某個角度來看，這些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「異形」，並不是別人，而是藝術家內心的投射，也是被全民所塑造出來的「怪獸」、一種「心魔」的具體顯現。因此在此展中，我們所見的不僅是外表這些光怪陸離的肉身圖像，而是透過對「心魔」的想像，來檢視這些人類原慾內的乖張產物，它宣示了一處奠基於野蠻獸性的神聖領域，也暗示了天堂與地獄本就是一體兩面的相對概念。與其說這些藝術家是在描繪獸性下的人體原形，倒不如說是藉著獸性的顯現，來達到人性的解放與超脫；它不只是一場盛大的慶典，也是一個全民贖罪的運動，一處在天堂中群魔亂舞的狂歡饗宴。◎

群魔亂舞——台灣當代素描展

展地◎誠品畫廊

展期◎2002.10.5-10.27